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案頭臘月仙

吳子悠

入了臘月，案頭上，總少不了一盆水仙。它安安靜靜地待在清水白瓷裡，自顧自地抽葉、打苞，然後悄然綻出一片清白的世界。這花與臘月，彷彿有著天生的緣分，歲寒時節，萬物蕭索，偏有這麼一簇翠生生的綠，幾盞玉瑩瑩的白，帶著冷冽的香氣，悄沒聲息地，便把一室清寒，點化成了幾分出塵的詩意。

水仙的「仙」氣，大約是從買「水仙頭」時就開始了。臘月頭上，花市裡便有成堆的鱗莖賣，扁圓如蒜，外皮棕褐，裹著一層乾枯的薄皮，貌不驚人。挑選卻需眼力。母親是行家，她揀水仙頭，不看大小，專揀那形狀圓整飽滿、捏上去硬實沉的，說這樣的「肚子」裡，才蓄足了力氣，能開出好花。有時還會輕輕搖一搖，側耳聽聽，彷彿能聽見裡面花芽酣睡的聲響似的。待要栽時，又是一番細緻的手藝。先得將那乾枯的外皮和底部的舊根須小心剝去，露出裡面肥厚的鱗片。有時，母親會用小刀，在鱗莖上半部，輕輕劃上幾道口子。她說，這是為了幫裡面的葉子與花萼「鬆鬆綁」，好讓它們能更舒展地長出來，將來不至於長得過于瘋長，失了亭亭的姿態。這過程，像是給一位即將登台的角兒，最後整理一番行頭，帶著一份鄭重的期許。

于是，水仙頭們便被請入早已備好的淺盆。盆是素淨的，底下鋪一層從河邊淘來的小卵石，將水仙頭穩穩地安置其間，再注上清水。水不能多，剛剛淹到鱗莖底部便好，為

的是讓根須能透氣，不至於腐爛。這便安頓妥了。

此後，便是日日的照看與靜靜的等待。水仙是好侍弄的，只需清水，不須泥土。將它放在朝南的窗台上，起初幾日，並無動靜，只是那清水須得每日更換，保持潔淨。大約過了三五日，那鱗莖的頂端，便悄悄探出一點鵝黃的芽頭。不幾日，那芽頭便抽長了，分開了，成了碧綠的葉片，挺秀而潤澤。看著那綠意一日濃似一日，心裡便也滋生出一點鮮嫩的歡喜。再往後，某日清晨，你會忽然發現，在叢叢綠葉的中心，抽出了一支或幾支青碧的莖，頂端膨大著，裹著淡青的薄膜，這便是花萼，裡面藏著待放的花苞了。終于，在一個早晨，那薄膜無聲地綻開，露出了裡面簇擁著的花蕾，清冷的香氣也隨之而來，絲絲縷縷，在清寒的空氣裡，反而顯得格外分明，一聞便能醒腦清心。

一盆水仙，從第一朵開到最後一朵，能熱鬧小半個月。花是次第開的，這朵未謝，那朵又開，總保持著兩三朵盈盈在葉間的姿態，不至於太滿，也不至於太寂。這時節，若有客來，總要先讚一句：「水仙開得真好！」彷彿這花，便是一個家庭臘月裡是否雅潔的標誌。這份素淨與自足，恰與臘月裡人心所祈盼的那份清淨與安詳，隱隱相合。

梅花要踏雪去尋，茶花須植于庭院，唯有水仙，一掬清水，幾粒白石，便可案頭供養，將山野的清寒與書齋的雅意，巧妙地連接起來。它沒有臘梅的孤傲，卻另有一種可親的潔淨。看水仙的潔白與嫩黃，確乎有一種除舊布新的清氣，那幽幽的冷香裡，彷彿也含著對即將到來的春日，一絲含蓄的呼喚。

大寒覺春生

張勇

時值大寒，凜凜寒風中，一副手套、一雙棉托、一床棉被，悄無聲息中藏著母親贈予最溫暖的牽掛。

母親無言卻有情，每于大寒覺春生。家中經歲月沉澱泛著暗紅的抽屜裡，靜靜地躺著一副織就的線手套，熨帖而舒服，質感而親切。記得上學的時候，母親在昏暗的煤油燈下，在冬日北風呼嘯的深夜還在為我們兄妹納鞋底、織手套，生怕凍傷了雙手、耳朵和腳趾頭，一針一線藏著天下母親最溫暖的牽盼。

小時候總覺得這幅線手套不時尚，還有些小小的低觸情緒，一旦戴上之後，便再也摘不下來。後來在翻找箱子時，意外發現了它，一下子復活了塵封多年的記憶。一次外出辦事，匆匆忙忙中隨手戴上了這幅線手套，朋友還一直誇讚線手套的貼身舒適，我能真切地感受到那是母親熬燈忍耐的細密針腳裡藏著的未嘗不是子女之幸福。

寒之至，春之始。前幾日回故鄉老家祭掃，打掃父母房間時，在西廂房的掛鉤上，依然有母親擺放整整齊齊的一排棉拖，搬來一把凳子，站在上面伸手摘下一雙，拍打灰塵時，泡沫竟然一點點脫落下來，這好像是母親二十多年前為我們準備的御寒棉拖，現在靜悄悄懸掛在屋樑上，這一刻，我不禁感慨淚目。看春夏更迭，歲月穿梭，冬深了一分，春進了一步，走過大寒，親情相伴，溫暖依然如斯。

大寒節氣來臨之際，我會用一床棉被驅寒，這是母親最貼心的溫暖守護。8年前的炎炎夏日，當我匆匆趕回家時，母親正在晾曬一床十多斤的新棉花被子。臨走時，我才知道那是母親多年一點一點積攢的優質棉花，然後拿去彈成棉套，待著我冬季御寒。如今思來，這點點滴滴的關愛，彙集成一條淘淘江水，滾滾東流，怎不讓人黯然神傷？

如果冷是一種溫度，那麼寒便是一種情緒。大寒是冬天的封底，也是一年輪迴的終章，也是一個輪迴的前奏。因為它要用冰雪去封存春天的花朵、夏天的蟬鳴和秋天的露水，它要用冰雪去冰封這一年所有的悲傷，走完大寒，也就走完了這一年所有的飄泊、迷茫和失意，人生所有的大寒都會停在過去。

走過大寒就是暖春，「人間至此冬色盡，靜待春風付江心。」人生何嘗不是這樣，真正驅逐寒冷的並不只有太陽，還有內心的火，眼中的光。母親又未嘗不是這樣，她眼中有光，內心有火，為子女燃燒了自己一生，托舉起我們偉大而平凡的一生。

嶺南的冬天

盧靜雲

北方的深冬，寒氣已至盛，大河冰封，瓊花亂墜，天地必是洋洋灑灑的一片白，或許還有「烈風吹雪深一丈，大布縫衫重七斤」的凝厚磅礴，這是與嶺南截然不同的景象。

屬於嶺南的冬，仍遍是那抹不肯褪去的綠意。清晨的薄霧慢慢散開，暖陽透過細葉榕的葉隙，在遒勁的支柱氣根上躍動著細碎的光。冬日裡榕樹的綠是厚重的，墨色漫過繁茂的枝葉，廣展成一片深沉安

穩的模樣。與之不同的，有蘇鐵的深綠、芭蕉的鮮綠、九里香的淡綠、竹木的蒼綠、香樟的翠綠、馬尾松的油綠、南洋杉的亮綠……這些深深淺淺、層層疊疊的綠，把這個清寒的時節暈染出一片別樣的生機。

誰說嶺南渾無雪，只不過這「雪」的絢麗，藏著你意想不到的熱烈。且看那些淺粉和緋紅，便是珠江岸邊一樹又一樹的異木棉，繪成了一記鋪天蓋地的花事。團團簇簇，猶如雲端飛落的棉絮，又如少女雙頰的紅暈，是蕭瑟的季節裡不可言語的浪漫。

而那桃紅和粉白，是山茶花。它並沒有異木棉那樣明艷張揚，倒是濃淡相宜，或在庭院裡，或在山林中，悄然生息。當然，還有紫紅的三角梅、橙紅的炮仗花……鋪就滿城香雪，給了這個冬日最為詩意的饋贈。

嶺南冬日之盛，豈止于眼前的五彩斑斕，還有的是舌尖上的享受。嶺南人善食，特別在這濕冷刺骨的時候，一碗熱氣騰騰的臘味煲仔飯更成了他們所貪戀的味道。老字號的食檔就開在騎樓的深處，幾

張方桌靠著廊柱擺開，每到午時，爐灶上的一排排砂煲就開始冒起了飯香。老闆會趁著米飯半熟，把雙拼臘味鋪在飯上。雙拼，是肥瘦相間的臘肉和紅白分明的臘腸，滲出來的油脂包裹著每一顆米粒，愈發盈亮。最讓人期待的還是揭開煲蓋的一刻，蒸騰的熱浪，帶著綿密濃郁的香氣撲面而來，冬日的幸福感便油然而生，那是尋常日子裡最踏實的滋味。

深冬時節，講究冬藏食養，講究清補潤燥，還要祛濕健脾，還要滋陰驅寒。于是，嶺南人的餐桌上就多了一盅老湯，茅根竹蔗燉羊肉，或是沙參玉竹燉雞……湯譜上的深意，正詮釋了嶺南人順應自然的生活智慧。冬時萬物斂藏，而這一碗湯更是應了一個「慢」字。爐火要小，食材在燉盅裡要慢慢地熬，要積蓄，要沉潛，似乎還要把時光一併熬進湯裡，也熬出了嶺南人溫和熨帖、內斂自持的性格底色。

原來，嶺南的冬天，並不需是銀裝素裹的樣子，它可以是草木的蔥蘢，可以是花開的絢爛，可以是味覺的滋養，也可以是人間煙火裡的溫情。一切恰到好處，對此，嶺南人會有自己的解讀。

文藝副刊



海韻

蒙古族族源「東胡說」為何漸成學術界主流觀點？

——專訪內蒙古自治區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范麗君、全榮

中新社呼和浩特1月22日電 關於蒙古族族源問題的探討，不僅是研究蒙古歷史的首要課題，同時一直備受海內外學者的關注。在蒙古族族源問題的研究上，堅持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確立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法理與歷史依據，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學術意義。

內蒙古自治區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范麗君、全榮近日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認為，在蒙古族族源問題上，「東胡說」已逐漸成為學術界的主流觀點。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請簡要介紹蒙古族族源問題的研究情況。

全榮：蒙古族族源問題研究始於19世紀末，系統性研究始於20世紀70年代，至今已有百餘年的學術探索歷程。但早期研究受限於史料挖掘與技術手段，多依賴單一文獻或語言學比附，缺乏多學科整合，形成「匈奴說」「東胡說」「突厥說」「鮮卑說」「室韋說」等多種觀點，且紛爭不斷。各觀點雖都有一定的文獻或考古發現作為支撐，但由

于證據鏈不完整的局限性，以及不同學者採用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視角差異較大，致使學界難以達成共識。

進入20世紀中後期，隨著考古技術的進步和跨學科研究方法的興起，蒙古族族源問題研究有了新進展。很多中國學者通過對鮮卑後裔墓葬、室韋文化陶器類型學等室韋諸部考古遺存的系統分析，結合《舊唐書》《遼史》《蒙古秘史》《史集》等漢、蒙、波斯文多語種文獻資料的系統梳理，逐步釐清了室韋與蒙古族的族源繼承關係，補充完善「東胡說」的學理依據，逐步構建起了以「東胡—鮮卑—室韋—蒙古」為主線的歷史敘事體系，有力推動了蒙古族族源問題的研究進展。「東胡說」也隨之成為學術界認可的主流觀點。

中新社記者：請簡要介紹東胡的歷史背景。

全榮：東胡是與匈奴同時期活躍於北方草原的部落聯盟。公元前3世紀，東胡被冒頓單于擊敗後，分化為烏桓與鮮卑兩支。烏桓在兩漢時期多次南遷，逐步進入中原腹地，

與漢、鮮卑、匈奴等民族不斷融合。鮮卑一部分部落在東漢時吸收匈奴餘部，實力漸強，最終控制蒙古高原，建立起橫跨大漠南北的部落軍事聯盟。魏晉南北朝時期，特別是北魏孝文帝改革，推動鮮卑各部與中原各族深度融合。與此同時，從鮮卑後裔中分化出的契丹、庫莫奚、室韋等部落仍留在蒙古高原，其中蒙兀室韋成為蒙古族的直接祖先之一。

《舊唐書·室韋傳》記載，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韋部落，其部落傍建河（今額爾古納河及黑龍江）居。其河源出突厥東北界俱輪泊，屈曲東流，經西室韋界，又東經大室韋界，又東經蒙兀室韋之北……

中新社記者：進入21世紀，蒙古族族源問題研究有何新進展？

范麗君：進入21世紀，隨著國家對民族歷史文化研究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託項目「蒙古族源與元朝帝陵綜合研究」的啟動，標誌著國內蒙古族源研究進入實證與多學科融合的新階段。謝爾塔拉墓地、崗嘎墓地等一系列重要考古發掘

成果，以及多學科技術的廣泛應用，為「室韋—蒙古說」提供了堅實的實證支持，進一步為蒙古族起源「東胡說」提供了生物考古學的依據。

中新社記者：如何讓國際社會更加全面、客觀地瞭解蒙古族源頭的實際情況？
范麗君：我們應以確鑿的考古發現、詳實的文獻記載及科學的分析方法，來闡明蒙古族族源的多元性與複雜性，揭示各民族在歷史進程中相互交融、共同發展的客觀事實。另一方面，要加強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在國際學術舞台上主動發聲，以開放包容的姿態參與討論，分享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與觀點，讓國際社會更加全面、客觀地瞭解蒙古族族源的實際情況。

在當今國際學術交流與文化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構建中國學術話語權對於維護國家文化安全、提昇國際影響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應進一步通過加強多學科交叉研究，運用考古學、遺傳學、語言學等領域的最新技術手段，構建符合歷史事實的族源敘事體系。

養通道。從企業員工培訓到國家示範性高職院校，再到全國第一所應用技術大學、專業碩士授權單位，我們始終堅持與產業發展「同頻共振」。這種培養體系為中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提供了可複製、可推廣的實踐樣本。

中新社記者：在將德國重標準、重流程的「剛性」體系中國化的過程中，學校如何注入重適應、重轉化的「柔性」智慧？

關志偉：「剛性」是我們對嚴謹標準的堅持。人才培養方案、課程標準、實踐教學規範都嚴格對接企業技術標準。例如，我們堅持4年不斷線的工程實踐教育，與行業龍頭企業共同開發專業標準。

「柔性」則體現在我們動態響應產業變化的敏捷性上。在專業層面，我們建立「微專業」機制，針對智能製造、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等新興領域對應用型人才的需求，校企聯合培養，快速開設模塊化課程；在課程層面，專業核心課程組基於核心能力培養目標，專業特色方向課程組採用校企協同共建的選修模式。我們將「動態更新」內化為人才培養體系的根本機制。首先是人才培養方案的「系統性重构與敏捷迭代」。我們實行「三年大修、年度微調」，體現在人才培養方案中，包含人工智能通識課、人工智能典型應用場景的專業課程、人工智能類實踐課等。

全球產業變局下，應用型人才如何「破壁出圈」？

——專訪天津中德應用技術大學副校長關志偉

中新社天津1月20日電 全球製造業正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培養適應產業變革的應用型人才成各國教育共同課題。起源于德國的「雙元制」教育模式在中國歷經逾40年本土化探索，其中，天津中德

應用技術大學的實踐可謂重要觀察樣本。

作為中國第一所冠名應用技術大學的高校，其校名中的「中德」二字，烙印著引進德國經驗的起點，也見證了從學習借鑒到融合創新的完整歷程。

天津中德應用技術大學在2025年迎來了建校40週年。近日，天津中德應用技術大學副校長關志偉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分享學校如何將德國「雙元制」教育模式中國化，進而形成一套具有「中國氣質」並能為全球提供參考的應用型教育方案。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天津中德應用技術大學從名稱到淵源都與德國緊密相連。您認為該校從德國模式中學習的最核心理念是什麼，又完成了哪些關鍵的本土化改造？

關志偉：「中德」二字正是學校辦學基因的鮮明標識。40年前，學校肩負著「引進德國先進職教經驗、服務國家工業現代化」的使命應運而生。德國「雙元制」成功的關鍵在於行業與企業深度參與人才培養的制度化設計。在中國國情下，我們走了一條「先期重仿、長期重創、仿創結合、重在創新」的道路，將德國「雙元制」與中國產業實際深度融合，形成了本土化的「中德經驗」。

我們不僅引入了德國「工學交替、行動導向」的教學理念，更在此基礎上構建起「中高本碩」銜接的應用型技術技能人才培

訃告

蔡施麗珠

（石獅客卿）

逝世於一月廿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6-FREESIA) 靈堂
出殯於一月廿六日上午九時

陳榮旋

（晉江深滬南春）

逝世於一月十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4-AMBROSIA) 靈堂
出殯於一月廿六日上午八時

沈崢嶸

逝世於一月廿一日
現設靈於Garden of Eden Calasiao, Dagupan
出殯於一月廿八日

流芳百世